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

姪悅 子緒 緒子委安

田弘正

子布

張孝忠

子茂昭 茂和

茂昭子克勤 陳楚附

弟茂宗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

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祿山構  
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陷河洛祿山敗史朝義再  
陷洛陽承嗣為前導偽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  
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兇繼亂郡邑  
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為安史誑誤者一切  
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為援乃  
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  
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

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賜實封千戶及昇魏州為大都督府

以承嗣為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冀以結固其  
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慰安言詞  
不遜大歷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其弟嵩欲邀旄節  
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嵩率衆歸於  
承嗣十年薛嵩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  
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在使魏州宣  
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洺州楊  
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諷

其大將割耳勞面請承嗣為帥知在不能詰四月詔曰  
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參戎秩効用無聞常輔  
兇渠驅馳有素洎再平河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  
久罹兵革自祿山召禍羸博流離思明繼疊趙魏堙厄  
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全其凋  
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欵誠寄之為理所以委授旄鉞  
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効崇資茂賞首  
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

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衛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脇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為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既云相州騷擾隣境救災旋又更取磁

州重行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既空遠邇驚  
陷更移兵馬又赴洺州實為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  
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橫加凌虐一門盡屠  
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  
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  
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固有子遺其為蓋在無赦欲行  
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于典憲務在慰  
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茲麾下



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廵  
磁相仍却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  
割抑令騰口相稽當衆諠譁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  
為憑此而可容何者為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  
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蕪訓成德軍  
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李承昭  
淄青節度李正己淮西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  
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掎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

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黃失圖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曜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耀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為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魏衛相磁洺等七州復為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弟廷

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維為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悅初為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歷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為節度留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

義傾財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  
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大歷末悅尚恭順建中  
初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綸素昧時  
機先以符傳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偽亦順命即依符  
罷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  
有父母妻子既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  
大哭悅乃盡出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  
自此魏博感悅而怨朝廷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

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已聞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州遣使說悅同為拒命悅乃與正已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萼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已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時朝廷遣張孝忠等討恒州悅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砦絕

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  
臨洺將張仵為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度使馬燧  
河陽李芑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  
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悅衆遁走保洹水  
馬燧等三帥距悅軍三十里為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  
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  
昵於扈萼以曹俊為貝州刺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洺大  
為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

則攻尚書以逆犯順勢且不侔宜於嶺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為尚書有矣今於臨洺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洹水馬燧等三帥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官軍三帥雖進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

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  
事今既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特  
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為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  
今二帥云亡子弟求襲悅既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令軍  
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  
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勲無為俱死也乃自馬投地  
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  
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



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於是將士自斷其髻結為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悅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為悅所害悅觀城內兵仗罄乏士衆衰減甚為惶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既至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

廷以武俊為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為深趙  
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  
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  
則使於北軍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  
旬朔之內拔東廐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  
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  
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  
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

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  
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  
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  
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  
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  
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  
徒聲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隣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  
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計之滔既

有貳於國忻然從之乃命判官王郢與許士則同往恒  
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  
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  
不從恐為後患乃遣小校鄭慍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  
仍令其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三年  
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  
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  
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逵及弟方逵背滔

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  
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  
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  
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  
屍於河三十里河水為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  
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  
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  
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

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  
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  
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  
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恥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  
耶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  
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  
至十月勝負未決悅感朱滔救助欲推為盟主滔判官  
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

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並建國號為諸侯用國家正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告天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為范陽府恒州為真定府魏州為大名府鄆州為東平府皆以長子為元帥偽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為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為土長頌曰益土之兆

也四年十月涇師犯闕諸帥各還本鎮悅滔武俊互相  
疑惑各去王號遣使歸國悅亦致書於抱真遣使聞奏  
興元元年正月加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使並  
如故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  
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復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  
衆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  
不舞忭悅方晏巢父為其從弟緒所殺緒承嗣第六子  
大歷末授京兆府叅軍承嗣卒時緒年幼稚承嗣慮諸



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悅便弓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為帥守及緒年長悅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緒等無間令主衙軍緒兇險多過悅不忍嘗笞而拘之緒頗怨望常俟豐隙會興元元年朝廷宥悅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悅既順命門階徹警悅宴巢父夜歸緒率左右數十人先殺悅腹心蔡濟扈寧許士則等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緒斬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沉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又入別院殺悅母馬氏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

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邢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遙呼之曰節度使須郎君為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為留後明日歸罪於扈萼以其首狗然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為亂兵所殺遂以緒為留後朝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朱滔于涇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

降緒加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戶改封雁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事初田悅性儉嗇衣服飲食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不足緒既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暴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賻賚加等子三人季和季直季安季和為澶州刺史季直為衙將季安最幼為嫡嗣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為己子故寵異諸兄年數歲授左衛胄曹叅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

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  
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為留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  
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  
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  
檢校司空襲封雁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  
無他才能亦麤脩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  
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賓僚將校言皆不

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  
宗命吐突承璀為招撫使會諸軍進討季安亦遣大將  
率兵赴會仍自供糧餉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  
無所畏懼有進士丘絳者嘗為田緒從事及季安為帥  
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為下縣尉  
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  
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尉子懷諫懷禮  
懷詢懷讓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

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於私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清鎮將田興為留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田興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軍賜第一區芻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弘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惲生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

起家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歷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廷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洺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寧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廷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迴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姪悅代承

嗣領軍政志圖允逆慮廷玠不從召為節度副使悅姦謀頗露廷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為叛臣自兵亂以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廷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建中三年鬱憤而卒弘正廷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當季安之世為衙內兵馬使季



安惟務侈靡不恤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為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炎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為及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騃乃召弘正署其舊職季安卒懷諫委家僮蔣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為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請興拒闕不出衆呼噪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

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晦取禍之道也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仍賜名弘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賜魏博三軍

賞錢一百五十萬貫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

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覲冒  
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  
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為憂伏念天寶已還  
幽陵肇亂山東輿壤悉化戎墟外撫車馬內懷梟獍官  
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  
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擣  
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  
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弘

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  
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  
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為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來  
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悲命徹毀之以正廳大侈不居  
乃視事于採訪使廳賓寮叅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  
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自弘正歸國幽恒鄆蔡有  
齒寒之懼屢遣客間說多方誘阻而弘正終始不移其  
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辨弘正聽其言終夕不倦遂深

相結納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吳元濟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弘正効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元濟故絕其犄角之援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棣二州以自解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

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顏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三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淄青十二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叅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三上章願留闕下憲宗勞之曰昨

韓弘至朝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留意  
誠可尚然魏土樂卿之政隣境服卿之威為我長城不  
可辭也可亟歸藩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  
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  
時榮之十五年十月鎮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檢校  
司徒兼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  
冀深趙觀察等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  
乃以魏兵二千為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



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誼騰以為言弘  
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留魏兵為紀綱之僕以  
持衆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俊不知大體  
固阻其請凡四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  
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并家屬叅佐將吏等三百餘口  
並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冊贈太尉賙賻加等弘正孝友  
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  
崇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

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弘正子布  
羣牟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為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  
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  
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  
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  
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鄆城布皆有功擢授  
御史中丞時裴度為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  
質領驍騎遽至布以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

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冬弘正移鎮成德軍  
仍以布為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  
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  
氏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害弘正都知  
兵馬使王廷湊為留後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  
無以捍廷湊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布至起  
復為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

布喪服居堊室去旌節導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  
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  
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  
出已麾下謂必能輸誠報効用為先鋒兵馬使精銳悉  
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魏軍三萬七千  
討之結壘於南宮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時朱  
克融囚張弘靖據幽州與廷湊犄角拒命河朔三鎮素  
相連衡憲誠陰有異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

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鬪志憲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  
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自潰多為憲誠所  
有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  
議興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  
以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為  
用嘆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畧曰臣  
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  
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

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  
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  
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穆宗聞之駭嘆廢  
朝三日詔曰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  
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  
布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  
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徂  
征每終食而浩嘆自茲弔伐驟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

皆協力而俟時觀疊未即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  
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  
肝心鴻毛論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卞氏之  
門漢表尸鄉之節比方於布今古為鄰況其臨命須臾  
處之不撓載彤章表益深哀悃間使發緘悼心疾首從  
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愧觀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端拱  
崇名職垂彛典據斯以報聊攄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  
布子在宥大中年為安南都護頗立邊功羣太和八年

為少府少監充入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牟會  
昌初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  
為宄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邊上立功累更  
藩鎮以忠義為談者所稱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帥  
父謚開元中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戶  
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二  
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體



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內  
供奉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  
果毅折衝祿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為其前鋒史  
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  
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  
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  
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  
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

忠以精騎數千禦之承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  
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與朱滔戰於瓦橋  
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配焉  
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既  
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  
懼不往寶臣使孝忠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命曰  
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  
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行吾

歸死矣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乃歸果無患  
無幾寶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  
使討之滔以孝忠宿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  
興則撓其後乃使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  
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  
求多福耶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  
陽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即河南軍  
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

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隨雄報滔  
又遣易州錄事叅軍董積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檢校  
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  
令與滔合兵攻惟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  
忠三女已適人在恒州者悉為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  
之保薦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  
岳之師於東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  
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

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  
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  
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  
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既而朱滔  
屯東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  
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  
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  
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

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  
尚書為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王  
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復  
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  
為忠臣孝忠性直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  
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  
翻覆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啗以  
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脩

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榮惑議者多之又加  
檢校左僕射實封至三百戶後孝忠為朱滔侵逼詔神  
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  
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衆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  
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赴  
難收京城榮國有功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  
事滄州本隸成德軍既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  
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

檢府藏固烈輜車數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  
色刺史不垂賑卹乃捆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  
而剽之程華聞亂由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  
已誅之矣押牙且知州務孝忠即令攝刺史事及朱滔  
王武俊稱僞國華與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  
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橫  
海軍使仍改名日華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  
義武軍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斛一千五百文復大兵



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鬴而已其下皆  
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為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  
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  
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  
年七月為將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擅興  
削檢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  
上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諡曰貞  
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本名昇雲幼有志氣好儒書

以父蔭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為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為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仍賜名茂昭元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晉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

晡預列聲哀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  
下平章事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  
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  
宜目覩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為宜茂  
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柰何當此寵賜後  
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  
所讓又錫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  
五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

鎮茂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  
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鎮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  
為恒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廩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  
月望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  
里門今外道軍戎方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  
軍也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使長男克讓與諸軍  
分道並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親擐甲  
宵為諸軍前鋒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

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  
藩帥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  
藩累遣遊客間說茂昭志意堅決拜表求代者數四上  
乃命左庶子任簡迪為其行軍司馬乘驛赴之以兩郡  
之簿書管鑰符印付簡迪遣其妻李氏男克讓克恭等  
先就路將行誡之曰吾使爾曹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  
孫不為風俗所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  
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

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  
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  
于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  
五十廢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  
三十石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尹監護諡曰獻武憲宗  
念其忠蓋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  
匹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小男克勤長  
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

子幼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已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安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實為亂法雖援近日勅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為定例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貞元三年許尚公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三屬茂宗母亡

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即日授雲麾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徃徃有借吉為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即有借吉以就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況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



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闕睢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本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為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為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宗亡母

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納  
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  
和中為開廐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  
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  
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  
幅員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為會計都領岐隴  
間善水草及良田皆屬七馬坊至麟德以後西戎陷隴  
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

於閑廐使寶應中鳳翔節度使請以監牧賦給貧民為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勅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廐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舉舊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廐司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廐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為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

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長慶初岐人論訴不已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式官茂宗俄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兗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太和五年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轉左龍武統軍卒茂和元和為左武衛將軍裴度為淮西行營處置用兵

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茂和為都押衙茂和嘗以  
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  
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者  
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為卿遠貶後復用為諸衛將  
軍卒

陳楚者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為義勇牙將事茂  
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將軍  
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

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弭楚夜馳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卒帖然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亟立戰功入為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羣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竟為盜穴

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國  
力善無報殆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  
福大端近代之賢侯也

贊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  
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田承嗣傳十三年九月卒○新書作十四年

臣酉按舊

書代宗紀亦作十四年九月作三月未知孰是

田布傳十五年秋弘正移鎮○

臣酉

按弘正傳十月王

承宗卒十一月弘正至鎮州皆十五年冬事也秋字

誤今改正

張茂宗傳特舉恩舊事○沈炳震本作恃恩舉舊事今

從之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四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舉人臣孫炯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 子惟岳惟誠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 士則 士真子承宗

王廷湊 子元逵 元逵子紹鼎 紹鼎子景崇 景崇子銘 紹懿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鎰高之假子故

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玄宗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祿山喜錄為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祿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刦太原尹楊光翽忠志挾光翽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偽署為恒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偽授忠志工部尚

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及思明敗  
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河朔平定忠志  
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  
不死因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  
史實封二百戶仍舊為節度使乃以恒州為成德軍賜  
姓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  
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匹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  
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

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為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實封百戶初寶臣正己皆為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為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厯十年寶臣正己更言承嗣

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  
留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  
北正已與滑亳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已會軍  
於棗彊椎牛醢酒犒勞將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  
已軍賞薄既罷會正已軍中咄咄有辭正已聞懼有變  
即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  
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  
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

留正已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懾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已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為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



承嗣止正已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為識密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玉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已也承嗣又使客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非公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願取范陽以自効公將騎為前驅承嗣率步卒從此萬全之勢寶臣喜以為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

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  
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  
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  
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刼之戒其  
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  
與戰於瓦橋滔遣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交鋒  
其豐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內有警急不暇從公  
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封隴

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偽為讖語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為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匱玉笋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偽刻玉為印金填文字告境內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慮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即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寘堇湯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

暗懷諸將不服即殺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沒八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贈太保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為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旄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已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為不可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為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

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為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  
智略為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  
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  
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  
捷孰為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  
致討必命朱滔為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  
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  
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

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為官軍  
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  
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  
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  
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為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  
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  
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羣逆為自危之計非保家  
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既而

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東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東鹿惟岳燒營而遁惟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常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武俊既出恒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

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  
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  
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  
大夫拒命已來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曰  
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為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為  
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况大夫暗昧  
左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  
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迴戈達明至恒武



俊子士真應於內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刼擒惟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為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為李納營田副使歷充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東平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

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為禁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俄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長慶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薛渾者俱

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之禮有吏  
誰何者即以厚賂啗之渾與元本皆少年遂相誘掖元  
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上表陳聞  
乃召主幽於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杖六十流  
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干父路俱開元中饒  
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  
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號沒諾干年十五能騎射上

元中為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闕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大厯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衛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令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出兵討之諸軍

與子期戰於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  
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賫詔宣勞承倩將歸止  
傳舍寶臣親遺百緇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  
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屏間獨武俊佩  
刀立於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  
今閣下有功尚爾冠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至京下  
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為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  
嗣以為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

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歔唾間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為援皆武俊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

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  
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束鹿武俊率三千騎先  
進為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順命  
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微  
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  
恃田悅為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  
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偽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  
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

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為趙州所間軍士自東  
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  
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不爾  
禍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斬惟岳持首而  
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定傳首上聞授武俊檢  
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  
使實封五百戶以康日知為深趙團練觀察使時惟岳  
偽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



滔分兵鎮之朝廷既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方討田悅敗悅於洹水後連歲暴兵然悅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王以恒州為真定府偽命官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

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既為周曾謀潰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六月李抱真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會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存撫百姓天

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  
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  
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  
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既行  
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犯關上幸奉天京師問  
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  
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  
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大

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  
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  
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  
有併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  
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  
不從即為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  
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  
好抱真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

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偽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  
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琅邪郡王時朱泚偽冊滔  
為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迴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  
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  
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  
未為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

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  
同救魏博為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  
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  
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紇長  
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山西河  
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  
破之如掇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  
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

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真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既交滔震  
恐抱真為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掇  
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  
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武俊班師表讓  
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為大都督府以武俊  
為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餘如故車駕還京寵  
之逾厚子尚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  
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二 年上念舊勲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  
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  
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  
米粟三千石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國宜  
賜謚忠烈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真嗣士真武俊長  
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沉謀有斷事李寶臣為帳中親將  
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為諸將所奪  
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略邁世寶臣



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賢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既兵敗東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膽為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即令將兵攻趙州士

真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士真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真為副大使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真為司空真定府留守充元帥及武俊破朱滔順命以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真為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尚書充德州刺史德棣觀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

察等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宗即位進位檢校司空  
士真佐父立功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守善雖自補  
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貨財名為進奉者亦數十萬比  
幽魏二鎮最為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四年三月卒子承宗承元承通承廸承榮士清以父  
勲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為冀州刺史御史  
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士平以父勲補原王府諮議貞  
元二年選尚義陽公主加秘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

和中累遷至安州刺史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  
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  
釋之出為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戶時輕  
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為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  
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  
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網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是稍止  
及盜殺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賊未獲士平與兄士則庭  
奏盜主於承宗既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及奪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為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於京師用為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士則請移賁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為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鄒士美討賊冀攜離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於辭氣士美惡

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  
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承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  
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元和  
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為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  
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  
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  
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  
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  
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  
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為刺史承宗既獻  
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  
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囚之朝  
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冀漸離之  
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

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苦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有茂勲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度於舊疆齒勲賢於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隣斯誠厚渥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姦宵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



之性養之而益充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略  
期於無刑恭行天誅于於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  
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  
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官招討處置等使會諸道  
軍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  
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璀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  
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禁軍屢挫衄都將酈定進前擒  
劉闢有功號為驍將又陷於賊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

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効忠赤戰賊屢捷而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憲宗密詔承璀擒之送於  
京師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陳首  
且歸過於盧從史其略曰臣頃在苦廬綿歷時序恭守  
朝旨罔敢闕違復奉詔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  
從孤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久絕白刃之下難避國  
刑殷憂之中轉積疊隙中由盧從史首為亂階興天下  
之兵生海內之亂既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其聞父

之喪已變為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乃幸臣居  
喪敗臣求利上敢欺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矯情徒見  
於封章邪妄素萌於胸臆今構禍者已就擒獲抱寃者  
實冀辯明況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橫被從史離間君臣  
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為心  
弘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  
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湯網使樂  
堯年時朝廷以承瓘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

使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從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十年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為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盜燒河陰倉六月遣盜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

為之盱食是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  
斬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  
田弘正出師臨其境并隣道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方淮  
西用兵國用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度  
使郝士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  
宗懼不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  
月誅吳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  
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汎等詣闕請

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内租  
稅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  
帝者承天子人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  
全用德刑撫御之方每先其弘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  
倣於典謨亦尚斯道朕祗符前訓續嗣丕圖底寧方隅  
蕩滌氛祲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  
厚者生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誠之  
可矜則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隣封後

領藩城受疑於朝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  
非我絕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竟請  
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衆事  
豈願然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為伏其士伍取陷救溺  
能無慘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於甲令銘在景  
鍾雖再駕王師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  
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  
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

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烟地願帥於職方  
物請歸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茲舊服將表  
爾誠諒由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  
懷朕念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  
之人竟就陳原之戮既克剪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  
地臨鑒况常山師旅舊有功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恩  
而遷善鑒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曠滌乃愆斷於  
朕志復此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  
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  
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為德州刺史充  
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  
當管四州每州置錄事叅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  
員主簿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贈侍  
中子知感知信在朝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

鉞奏承元為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曹參軍兼  
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  
道承宗不能用其言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  
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叅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  
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  
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  
事盍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  
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効

忠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  
都將所理視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叅  
佐密疏請帥天子嘉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  
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隣鎮以兩  
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栢耆齎  
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  
召諸將諭之諸將號哭誼譁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  
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

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赦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  
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幸勿為師道之事敢以  
拜請遂拜諸將泣涕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  
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  
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  
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  
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亦  
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內宮筵待錫賚甚

厚俄而王廷湊殺田弘正據鎮州叛移鎮鄜坊丹延節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汧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並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

自是充鄆諸鎮皆稟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制所理稱  
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三十三冊贈司徒  
王廷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  
曰五哥之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為假子驍果善鬪  
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  
祖末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部尚書皆以廷  
湊貴加贈典祖父世為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廷湊沉勇  
寡言雄猜有斷為王承元衙內兵馬使初承元上稟朝

旨田弘正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廷湊每挾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為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湊乃結衙兵謀於府署遲明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廷湊自稱留後知兵馬使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湊節鉞穆宗怒下詔徵隣道兵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愬為魏博節度

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廷湊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廷湊事泄死者二千餘人時朱克融因張弘靖廷湊殺弘正合從構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狀曰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豐及賓寮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



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  
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焚勢之相  
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  
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  
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  
然扇諸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  
冀之戎可資先討况廷湊闡茸不席父祖之資成德分  
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

之師叅之晉陽輔以滄德掎角而進實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為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鬪先拒其喉今瀛鄭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開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進討初以滄德烏重脣獨當一面重脣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脣叔良有中

官之援朝辭曰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合幽薊之兵圍深州梯衝雲合牛元翼嬰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為賊所敗衆皆陷沒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簡代之裴度率衆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顏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羣盜帑藏虛竭穆宗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餘萬纔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

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為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為諸軍強奪而懸軍深闕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即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廷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

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廷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啣命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並

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赴闕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廷太和初滄州李全畧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兗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

以珍玩罷幣妓女子弟投款於廷湊及幽州李載義時  
載義初代克融輸誠効順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  
魏徐兗之師進討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  
下詔絕廷湊進奉既魏博將丁志沼以行營兵叛倒戈  
攻魏州諸軍擊志沼廷湊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  
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沼奔於廷湊三年六月誅  
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  
不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八月廷湊遣使詣闕請罪朝

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鎮冀自李  
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隣畏法期自新之  
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廷湊之甚也又就加太  
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十一月卒冊  
贈太尉累贈至太師子元逵為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  
馬使廷湊卒三軍推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  
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遷檢校  
左僕射元逵素懷忠順類革父風及領藩垣頗輸誠款



歲時貢奉結轍於途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元達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主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擅領軍政武宗怒誅之命隣藩分地而進討以元達為北面招討使詔至之日出師次趙州與魏博何弘敬同收山東三州元達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達王釗安玉降何弘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冊贈太師謚曰忠子紹鼎紹懿紹鼎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子景胤景崇景寧景崇為嫡時年幼紹鼎卒宣宗以昭王汭

為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檢校右  
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本  
官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  
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  
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又加檢校司空卒贈司徒景  
胤初為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  
賓客監察御史紹胤卒出為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  
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景崇於季父紹懿時為鎮州大都

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鼎卒三軍立紹懿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惻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

起徐方王師進討崇景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  
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章惠長公  
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  
同正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  
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  
山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乾符末盜起河南黃  
巢犯闕駕幸劔南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  
隣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關輔平

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子鎔時年十歲  
三軍推為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  
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  
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  
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於  
幽州幽帥李匡威率衆三萬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  
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帥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  
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

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衆數萬來援會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州與鎔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壽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之事皆為訓練是年五月鎔過匡威第陰遣部下伏甲劫鎔鎔抱持之鎔曰公誠止人勿倉卒吾為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即並轡歸

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犒勞脩好而退及汴宋節度使朱全忠領鄆青三鎮兵強天下遣將葛從周張存敬寇陷邢洺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鎔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耳請見梁帥圖之式即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言王令朋附并汾違盟爽信蔽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



式曰公言過矣且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乃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為王令計如何式曰但修好耳即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仍以鎔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從昭祚入官於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及全忠偕天下無主鎔不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封趙王食邑一萬五千戶

食實封一千戶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偽梁加尚書及  
唐室中興去偽尚書令之號天佑七年母魏國太夫人  
何氏卒起復本官十八年為其大將王德明所殺至於  
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

史臣曰土運中微羣盜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  
終竊土疆為國蝨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為其腹心或叛  
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衰哉王政不綱以  
至於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崇久握於阿衡

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況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為  
太息

贊曰鵠鷗為恠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為盜啓門牙旂金  
鉞虎子狼孫茫茫黔首於何叫閭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王武俊傳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

臣酉

按下文田尚

書魏也李尚書齊也此句不應專目魏帥新書魏齊同惡較是今從之

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州○

臣酉

按新書

無張尚書文惟云幽州兵近在定張孝忠傳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朝廷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為節度其事在武俊斬惟岳之後

此處武俊安得先為此言新書刪之宜矣

初承宗上稟朝旨○宗當作元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三

李懷仙

朱希彩附

朱滔

劉怱

子濟濟子總

灘

程日華

子懷直懷直子權

李全畧

子同捷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祿山之叛

懷仙以裨將從陷河洛安慶緒敗又事史思明善騎射

有智數朝義時偽授為燕京留守范陽尹寶應元年元帥雍王統迴紇諸兵收復東都朝義渡河北走乃令副元帥僕固懷恩率兵追之時羣兇瓦解國威方振賊黨聞懷恩至望風納款朝義以餘孽數千奔范陽懷仙誘而擒之斬首來獻屬懷恩私欲樹黨以固兵權乃保薦懷仙可用代宗復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與賊將薛嵩田承嗣張忠志等分河朔而帥之既而懷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懷仙



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懷仙大厯三年為其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希彩自稱留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率眾討之為希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為幽州節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蒐選

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既得位暴橫自恣無禮於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斬之軍人立其兵馬使朱泚為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為幽州節度以滔同姓甚愛之常令將腹心親兵及泚為節度使遂使滔

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祿山反後山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强不庭泚首効臣節代宗喜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出師勞還未有兵還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召滔對于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泚不及臣代宗愈喜大厯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

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及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已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績帛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為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

團練使王武俊為恒冀二州團練使滔怒失深州武俊  
怒失寶臣故地滔構武俊同已反馬燧圍田悅于魏州  
悅告急滔與武俊遂連兵救悅敗李懷光於愜山三年  
十一月滔僭稱大冀王偽署百官與李納田悅王武俊  
並稱王南結李希烈興元初田悅王武俊以朱泚據京  
師滔兵強盛首尾相應田悅常謂武俊曰朱泚心險不  
可隄防遂相率歸順泚既僭號立滔為皇太弟仍令以  
重賂招誘廻紇南攻魏貝即西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滔

驅率燕薊之衆及廻紇雜虜號五萬次南河攻圍貝州  
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逼魏州  
營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兇兵合遣使授王武俊  
平章事令與李抱真叶力擊滔四月恒潞兩軍次涇城  
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騎徑入武俊軍面申  
盟約結為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十里而軍翌  
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廻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  
騎將趙珍提精騎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虔休犄角待之

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迴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迴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迴紇引退因而薄之迴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迴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夜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揚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六月李晟收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為武俊所攻僅不能軍

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款疏深効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嘆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跡克彰朕當掩豐錄勲與之昭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贈司徒

劉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為廣邊大斗軍使怦即朱滔姑之子積軍功為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稍遷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怦領留府事以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為田承嗣間說與之



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  
滔脫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怵設方略鎮撫寶臣不敢  
進以功加御史中丞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  
與張孝忠同力討之及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  
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  
悅怵時知幽州留後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崇太  
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  
朝廷改為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

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怵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凡出征伐必以怵總留後事及僭稱大冀王偽署怵為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召滔南河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怵聞滔將至悉蒐范陽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皆嘉怵忠義貞元二年滔卒三軍推

怵權撫軍府事怵為衆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怵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居位三月以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賜布帛有差子濟繼為幽州節度使濟怵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初見濟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厯本管州縣牧宰及怵為節度使以濟兼

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忤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為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軍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遷檢校司徒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

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  
闕優詔褒之又為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春  
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大獻俘  
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者凡四人未幾有疾會  
赦承宗錄功拜兼中書令濟在鎮二十餘年雖輸忠款  
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漣漣歸國為信臣及濟疾次子  
總與濟親吏唐弘實通謀酖殺濟數日乃發喪時年五  
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賻禮有加謚曰莊武弟源貞

元十六年八月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將軍初為  
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之貶漠州參軍復不受詔  
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潰濟擒源至幽  
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瀛濟之異母弟也喜  
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事朱滔常陳逆順之  
理後怍為盧龍軍節度使病將卒瀛在父側即以父命  
召兄濟自莫州至竟得授節度使濟常感瀛奉已瀛為  
瀛州刺史亦許以瀛代已任其後濟乃以其子為副大

使灘旣怒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其所部兵一千  
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者德  
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縣為理所及順宗傳位  
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灘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  
之事灘立命繫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  
陵時伺便而動灘械令則送京師杖死之後錄功賜其  
額曰保義其軍蕃戎畏之不敢為寇常有復河湟之志  
議者壯之元和二年十二月卒總濟之第二子也性陰

賊險譎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緄假為副使領留務時總為瀛州刺史濟署為行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內小將為謀使詐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為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



晏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  
矯以父命杖殺之總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  
斧鉞累遷至檢校司空及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  
武強縣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吳元  
濟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憲宗暫務姑息加總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濟就擒李師道梟首王承宗  
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既無黨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  
初總弑逆後每見父兄為崇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

百僧厚給衣食令晝夜乞恩謝罪每公退則憇于道場  
若入他室則怵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請落髮為  
僧冀以脫禍乃以判官張臯為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  
朝穆宗授天平軍節度使既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  
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  
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先是元和初王承宗  
阻兵總父濟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  
邑旋屬被病不克成功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

河朔舊風長慶初累疏求入覲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為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漠州為一道請盧士玫理之平薊媯檀為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為久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

久而不問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  
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  
皆深懷缺望其後果為叛亂總既以土地歸國授其弟  
約及男等一十一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  
宿衛者六人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祿山為帳  
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為定州刺史華少  
事本軍為張孝忠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節度吞削藩

隣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寶臣既卒惟岳拒朝  
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  
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  
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為三帥時惟  
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  
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  
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  
獲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未幾朱滔合武俊謀

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遂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為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為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為使華即遣之宇入闕備陳華當二盜之間疲於矢石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為使尋加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曰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別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

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曰相公欲弊邑仍舊隸恒  
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即從命武俊喜即以  
二百騎助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  
以朱滔方攻圍慮為所有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  
日華即遣所留馬還武俊別陳珍幣謝過武俊歡然而  
釋貞元四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懷直習河朔事父  
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為節度以懷直為留後又於弓

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為屬郡累加至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下將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賜安業里甲第妓女一人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都督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



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嘗夢滄州衙門樓額悉帖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畧者本姓王名日簡為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

中節度使王承宗沒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殺田弘正穆宗為之肝食以日簡嘗為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効因授德州刺史經略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樹之未幾令子同捷入侍兼進錢千萬踰歲同捷歸覲乃奏請授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初不之許後慮其有奇策將副經略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略乃陰結軍士潛為久計

外示忠順內蓄姦謀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且得其心  
全略忌而殺之仍孥戮其屬凡所為事大率類此寶曆  
二年四月卒子同捷初為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事仍  
重賂藩鄰以求繼襲朝廷知其所為經年不問屬昭愍  
晏駕文宗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後稍行恩貸即令母弟  
同志同巽入朝令掌書記崔長奉表備達懇誠請從朝  
旨詔授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充海節度使  
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

託以三軍乞留拒命乃命烏重胤率鄆齊兵加討又詔徐帥王智興滑帥李聽平盧康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等四面進攻同捷世行姦詐自以嘗在成德軍為將校燕趙之師可結為城社乃以玉帛子女賂河北三鎮以求旄鉞李載義初受朝命堅於効順乃囚同捷姪及所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獻又表朝廷加載義左僕射王廷湊司徒以悅其心事廷湊本蓄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王智興師次棣

州詔曰李同捷幸襲舊勲不思纘緒斬麻未幾私行墨  
縑毒殺忠良擾惑部校稽之國憲難逭常刑朕以頃在  
先朝已稽中旨實遵成命未議改圖乃由留務之權授  
以戎帥拔負海之陋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  
同捷益懷迷執閉境練兵大詬鄰封拒捍中使遐邇憤  
怨中外驚嗟叛命既彰大義當絕事非獲已良用憮然  
其同捷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令諸軍進討俄而烏重胤  
卒授神策節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師無功召還乃加王

智興平章事充行營招撫使史憲誠遣大將兀志沼與子唐帥兵二萬五千攻德州太和二年九月智興收棣州因割隸淄青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寢多兩河諸帥每有小捷虛張俘級以邀賞賚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既窘王廷湊援之不及乃令人誘兀志沼俾倒戈攻憲誠許以代為魏博節度志沼信其言而叛憲誠告難詔李聽以諸道兵攻之志沼敗奔于鎮州李寰赴闕又以李祐代為

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諫議大夫栢耆軍前慰撫四月  
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于祐祐疑其詐栢耆請以騎兵  
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  
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諜言廷湊兵來劫篡耆  
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稱賀同捷母孫妻崔兒元  
達等既獻詔悉宥之配於湖南安置

史臣曰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  
失其授則干戈勃起若懷仙之輩習亂河朔志深狡蠹

忠義之談罔經耳目以暴亂為事業以專殺為雄豪或  
父子弟兄或將帥卒伍迭相屠滅以成風俗斯乃王道  
寢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間劉總粗貯臣  
誠然而殺父兄以圖榮落髣髴而避禍未旋踵而暴卒  
他境斯謂報應之驗與

贊曰國法不綱賊臣鴟張雖曰父子兇如虎狼惡稔族  
滅身屠地亡蠢茲伏莽汙我藝章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程日華傳李寶臣吞削藩隣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

八州○

臣酉

按寶臣傳云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

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以七州自給又陽惠元傳李

寶臣有恒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德州屬淄青且

下文云以恒冀授武俊深趙授日知易定滄授孝忠

德州並不在數八當作七德衍文

程懷直傳五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沈炳震曰日

華卒于貞元二年六月不當云起復此蓋承上四年之誤

懷直荒于畋獵其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奏請改名權○臣西

按新書懷信閉門不納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為節度使懷信為留後明年懷信為節度矣十六

年懷直卒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留務二書不合  
一以權為懷直子一以權為懷信子一以懷信卒在  
前一以懷直卒在前未知孰是至懷直歸滄州新書  
不載又德宗紀貞元十年懷直入朝復還鎮十一年  
為懷信所逐復入朝又與此不合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